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远方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菲茨杰拉德

I11
27
:13

圖 5-1-1 離散型數據圖表

打不起的盘次比

责任编辑:赵志忠 戈弋
封面设计:思维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韩芳编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

ISBN7-80595-616-2

I.世… II.韩 III.文学 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37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了不起的盖茨比》卷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0 字数:1200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616-2/I·251 定价:67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6)
第三章.....	(45)
第四章.....	(70)
第五章.....	(93)
第六章.....	(111)
第七章.....	(128)
第八章.....	(166)
第九章.....	(185)

第一章

当我还很年幼时，父亲便给了我一个忠告，我至今仍难以忘记。

“每当你觉得想要对人有所责备时，”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记着，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人都符合你的条件。”

他什么也没再说，可是在我们之间常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心里懂得父亲的话里包含更多的含义。从此，我变得对人对事不轻易地做任何评断，正是这一习惯致使许多封闭隐藏的心向我敞开，也使我不得不听一些人的满肚子牢骚。当这一品性在一个正常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不正常的头脑便会很快地发现到这一点然后寄生于其上。正是因此缘故，在学院里我被看作是政客而受到不正当的指责，因为我暗知许多行为不检、来历不明的人的隐私。这些隐私话儿大多都是主动找上门来的——当我确定又有“这些话”要上门来时，我总是在装着睡觉，或是漫不经心，或是装出一种冷漠和不屑的样子，因为青年人讲述这种悄悄话时，或者至少是他们的语言，开始总是盗用别

人的话语，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吱吱唔唔。不轻易地评断常给事情留点儿余地。直到现在，我仍然有点害怕会有所失去，假使我忘记了父亲自豪地叮嘱和我自豪地重复的话：人们一生下来就有不同的善恶感。

在我如此炫耀了一番我的宽大胸怀之后，我到头来还得承认这种宽容是有限的。人的品行有的似乎树立在坚硬的岩石上，有的似乎树立在泥沼里，但是超过一定的限度，建立在什么之上对我就没有意义了。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真想让所有的人都穿上军装，在道德上都永远摆着立正的姿势；我再也不想无所顾忌地窥探人的灵魂。只有盖茨比，这本书名的男主人公，不包括在我的这一改变了的行为之列——他体现了一切我分明鄙视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人的品格是由一系列美好的行为组成的，那么，盖茨比身上倒上体现出某种光彩，一种高度地感应生活所现出的美好憧憬的能力，宛如他身上安装了一台精密的测震仪。这种感应力与那充满死气的易感性（它被美其名曰“创造的品性”之后变得体面起来）毫无干系——它是一种超凡的品质，一种敏感的特质，它与希望维系在一起，富于浪漫的色彩，这一天赋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到过，可能以后也不可能见到了。不到最后盖茨比证明并没有错；倒是那一摧毁了盖茨比的力量，那一在其希冀之后随之而兴的污秽飞尘，使我暂时放弃了我对人生的无意义的悲伤和暂时的欢

乐探视兴趣。

我家一连三代在这个中西部的城市都是名门望家。我们卡拉韦斯家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据家谱记载我们还是布克里奇公爵的后裔，但是我们家族的实际始创人则是我的伯祖父，他来到美国五十一岁时，南北战争时期他雇了一个人去代他服兵役，自己却开始从事五金的批发销售生意，这门生意一直传到今天由父亲继承。

家人说我很像他，但我却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特别的依据就是那幅一直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的颜色发了黄的画像。我1915年从纽黑文毕业，正好是我父亲从那里毕业的第二十五年，后来便参加了就宛如公元一世纪初的条顿民族的那场大迁徙的世界大战。我是如此痴迷于那场反击战，以至回到美国以后我却茫然不知所措。我认为，中西部现在不再是世界繁荣的中心，却像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僻远的贫困之地——所以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票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都在做票券生意，所以我想靠这门生意养活我这么一个单身汉应该没问题。我所有的姑舅叔婶们都商量了这件事，那慎重得就像是帮我挑选入学学校一样，最后他们很严肃又稍微犹豫地同意道：“啊，这么决定了吧。”父亲答应为我付一年的费用，延误了几次之后，我终于在我二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去了东部，当时我以为这样我就永久性地住下去了。

来后首要的实际问题，是寻找住房。那时正值温暖和煦的季节，而我是才离开那有着浓郁草地和茂密林子的乡村，因此当同在办公室里的一位年轻同事建议我们两人到近郊区租间房一起住时，我觉得棒极了。他去租到了房子，一间屡经风雨的木板平房，月租金八十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公司派他去了华盛顿，我也就只好独个儿呆在了那里。我有一条狗——在它离开我前陪伴了我一段时间——一辆旧道奇牌轿车和一位芬兰女佣人，她为我整理床铺做早饭，有时在电炉子旁边自语她的祖国的格言。

一两日后，一天早晨我被一个到这儿比我还晚的男人在路上叫住了。“嗨，到西卵镇怎么走？”他央求帮助似地向我问道。

我告诉了他。后来的路上我便不再寂寞了。一路上我做了一次向导，引路人，土著居民。他无意间也使我油然而生起了一种邻居间的信任感。

这样天气日渐暖和，树上发出嫩的绿芽时——宛若暖棚里的植物生长得那么快，我身上又复生了那一熟悉的信念：夏天到了，生命又将重新开始。

我要读大量的书，而且我要扑入大自然中去汲取生机活力。我买了十几本关于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红皮烫金（像是刚从造币厂印出来的新钞

票)，好像要告诉我那些只有迈达斯^①、摩根^②、米赛纳斯^③才懂得的伟大的秘密。另外，我也计划着再读许多其他方面的书籍。在学院时，我就颇有文学名气——有一年曾为《耶鲁新闻》撰写了一系列有点严肃调子且比较晓畅的社论——现在我打算同时重操旧业，再成为一个“万事通”，所有各类专家中智力最平庸的一种。这不单单是一句格言——生活从一个单独的窗口去眺望毕竟显得更成功。

我竟然会在美国北部的一个有着奇异风俗的小区中租下一所房子，是很偶然的。这个区位于纽约正东的那一狭长喧闹的小岛上——除了自然风光秀美瑰丽之外，还有两处很是奇特的地形构造。在离纽约市的二十里开外处，有两个蛋卵形地域，它们外形上酷似，中间被一条小湾分开，它们的两个最前端伸进了西半球最安静的咸水海，这个地方被叫做长岛桑德湿地。它们并不是那种完美的椭圆状——好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与大海相接的那一端显得扁平都像是被挤压过了似的——不过趣的是，除了形状和大小的相似，在其他每一个方面它们均不相同。

我住在西卵镇，哦，可能在富丽堂皇和气派上它

① 迈达斯 (Midas)：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曾为点物成金的法术向神祈求。
② 摩根 (Morgan, 1837—191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金融巨头之一，美国金融家。
③ 米赛纳斯 (Mæcenas)：古罗马富有的财主。

不如东头的镇，尽管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它们之间的怪诞的差异似乎有点肤浅。我的房子离桑德海湾只有五十码远，位于西卵的顶端，而且被夹挤在两幢巨大宅邸中间，它们一个季的租金就要一万二到一万五。在我右边的建筑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雄丽宏伟的——实际上它是仿造诺曼底法市政厅建造的，在它的一旁矗立着一座塔楼，由一层稀疏的常青藤缠绕着，很新奇，再过去一点儿是一个大理石游泳池，再加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就是盖茨比的住宅。因为我还不认识他本人，或者说这是一个叫做那一名字的先生的房子会更合适。我自己的寓所显得寒伦，不过幸亏它很小，人们也不太注意，我从我住的这儿可以望见大海，可以欣赏我的邻居的那块美丽的草坪，这给我一种和富豪作邻居的慰藉——而这一切只需我每月付出八十块的房钱。

越过那个小海湾，是东卵镇上的那些华丽时髦的白色高大建筑，衬着海水闪着灿烂的光辉，可以说这个夏天的故事，便是从那天傍晚我驱车去了那边的地方，与汤姆·布坎恩夫妇共进晚餐以后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上大学时认识的。在我刚刚从战场归来的时候，我曾在芝加哥和他们呆在一起度过了两天。

黛西的丈夫擅长各种体育活动，他曾是纽黑文历来最著名的足球明星之一——他可以说是够得上国家

级球星中的一个，二十一岁时他就拿到了几乎是极限的好成绩，而在这之后，他在每一件事上尝到的都是下滑的滋味。汤姆家是很富有的富户人家——早在大学里时他就因挥霍无度受到了人们的批评——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来到东部的那种气派更是让人讶异得可以，比如说，为了打马球他从福雷斯特湖一并带来了一批赛马。一个和我同年代的年轻人能富足到这种程度，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我不清楚他们夫妇两人来到东部的原因。在这之前，他们曾在法国呆了一年，然后就飘来荡去，哪个地方有人在打马球，哪里是富人堆，他们便去到哪里。黛西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这一回他们是最后一次迁徙，可是我不相信——虽然我并不深了解黛西，可我认为汤姆这种人永远是喜欢荡游的人，哪怕是一场难得的戏剧性的足球竞赛场面，他也会急着去追求。

就这样，我在一个和风气暖的傍晚开车到东卵镇去看望我几乎毫无了解的两位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所想象的还要豪华、富丽，是一座怡人的，红白相间的乔治殖民时期的别墅建筑，在海湾之上高耸着。草坪从海有四分之一英里长的岸边起始到房屋的前门，其间它越过了日晷、铺砖的便道和茂盛的花园——最后当它到达屋前时又以鲜绿的藤蔓沿着墙壁延伸上去，就好像它快跑的力量使它弹跃而起的樣子。别墅的正面有一排法国式的落地长窗，在太阳映射下发出金色

的光亮，窗户打开着，傍晚的凉风习习的吹进来。汤姆·布坎恩站在前厅的门口，穿着骑装，正两腿叉开。

和从前的那些年相比他已经变了很多。现在的他已是一个三十岁的魁梧男人，浅黄色的头发，带出强硬的嘴角，桀傲不驯的言行，两只傲慢的发光的眼睛在整个面部像个统治者使他的脸透着逼人的神情。以至于他的那套柔和典雅的骑装也无法掩饰住他那身体的巨大撑力——他的脚超过了那双雪亮靴子的空间，好像就要把靴带挣断了似的，透过他那紧身上衣，你能感觉到膀臂活动时那发达的肌肉在颤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也无法征服的强悍的躯体。

他粗犷蛮横的声音，更加强了人们对他的暴戾恣睢的印象。从这声音里包含着一种作为尊长的不屑晚辈的语调，甚至对他所喜欢的人也不例外——在纽黑文时，就有人很厌恶他的这种自大妄为。

“喂，不要只是因为 I 比你强壮得更像个男人，”他似乎在说，“就以为我对事物的判断是最具权威的。”我们同处在上层社会，尽管我们并不是对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可是我总这样认为：他带着他蛮横的自以为是，赞许我并要我喜欢他。

我们在洒满夕阳的余辉的门廊前聊了几分钟。“我终于在这儿找到了一个满意的房子。”他说，眼睛不停地看着周围。

接着，他用一只手臂转过我的身子，用他一只扁

粗又宽大的手，指着眼前的的一幕：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形花园，半英亩地的茂密芳香的玫瑰花丛，还有一艘靠在岸边随潮起落的平头小汽艇。

“这房子以前是一个世界石油大王德梅因的。”说着他又友好而又迅速地将我的身子转了过来，“还是让我们进屋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棚的走廊，进入了敞亮宽松略呈玫瑰红色的大厅，两头的法国式落地窗户将大厅和里面的房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些半敞着的落地式窗户上，映着外面的几乎要伸到屋子里来的嫩草，窗户上的玻璃射出闪闪的白光。一阵微风吹过屋子，深色的窗帘像旗子一般飘动起来，一直触及到乳白色的天花蓬顶的天花板，然后又轻轻地抚过粉红色的地毯，像是海风过后荡起的一串水影。

只有那只庞大的沙发一动不动，两个年轻女子躺在上面，就好像是漂浮在一个即将起飞的气球上面。她们都穿着朴素，在微风的吹拂下，衣服窸窸窣窣地抖动，仿佛她们是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刚降落在屋子里。这当儿我一定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谛听窗帘的哗啦的声音和墙上画儿的沙沙声。紧接着只听见“砰”的一声响，汤姆把他身后的落地窗户关上了，原本在屋里的微风变得杳无影踪了，窗帘、地毯还有两个年轻的姑娘都慢慢地飘落到地面上来。

我并不认识这两位女子中的较为年轻的那一个。

她伸展开来卧在沙发一侧，纹丝不动，微翘的下巴像是在支撑一个即将掉下来的东西的平衡，她似乎并未体现出来，即使她用余光瞥到了我以至于我吓得要为突然的打扰而致歉。

另外的那个女子，似乎要起身——她的身子稍稍向前倾了一倾，很诚恳的神情——随后她笑了起来，一种娇柔、让人心醉的笑，跟着我也笑了，同时我进到屋里来。

“哟，我高兴得起不来了。”因为说了一句非常机巧的话，她又笑了起来，她握住我的手，抬起头看着我的脸端详了一会儿，好像在向我暗示，在这个世界上她再也没有这么渴望要见到的人儿了。这正是她的让人心醉的地方。她小声地告诉我那个女孩的名字叫贝克。我听说黛西和人说话时的柔声细语只是勾引别人靠近她，但这种批评却丝毫不损她的这一魅力。

这时，贝克小姐的嘴唇总算是张开几下，并且几乎让人难以发觉地向我点头，然后又很快地把她的头仰了回去——她正尽力支撑的物体一定是有点儿倾斜了，这使得她很惊讶。道歉之类的话又到了我的嘴边。任何一种无视旁人的自信表示，都使我惊讶之极，羡慕之极。

我回过头来看着黛西，她又开始用她那柔细的、撩人心意的语调问我话了。人们不得不竖起耳朵去倾听，好像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组你终生再也难以听

到的优美音律。她有一副凄艳的面庞，一双清亮的眼眸和动人娇美的诱唇。而且她的声音里含有一种使每个喜欢她的男子都难以忘怀的激情，是歌声，是轻轻地催你去听的召唤，是无限的蕴含，它告诉你她刚刚做了充满激情、让人兴奋的事，而且马上又将有令人兴奋高兴的事儿要降临了。

我告诉她我来这儿之前在芝加哥停了一天，那儿的十多个朋友都托我代他们向她问候。

“他们都还记得我吗？”她无限遐思地大声问。

“整个城子都显得萧索苍凉，所有轿车的左边后轮上都涂成黑色表示怀念，在湖北岸的那块地方，整夜都有人的哭泣。”

“太悲壮的场面！让我们回芝加哥去，汤姆。明天就走！”随即她突然又风马牛不相及地说：“你应该见见我的孩子。”

“我很愿意。”

“她正在睡觉。我的女儿只有三岁。你从来没有见过她吧？”

“没有。”

“哦，你该见见她。她——”

汤姆·布坎恩一直在房间里不停地徘徊着，这时候他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现在在做什么，尼克？”

“我在做债券生意。”

“和谁？”我告诉了他。“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些人，”他很确定又利落地说。我被这话惹恼了。“你会的，”我简单又慢吞吞地回答说，“只要你留在这儿不立即走，你会知道这些人的。”“噢，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会在东部住下去的，”他一边说一边瞧瞧黛西和我，好像他觉察出我另有他意。“要是再搬到什么别的地方，那我才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傻瓜呢。”

就在这时候，贝克小姐突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绝对是如此！”我被吓了一跳——这是我进屋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很显然，这话让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她打了个呵欠就动作敏捷地立马起身站起来了。

“哦，我的身子都快要麻木了，”她抱怨说，“我自己也记不清我在这沙发上究竟呆了多长时间了。”

“不要对着我说，”黛西反驳道，“整个下午我都在劝你到纽约去。”

“不，谢谢，”贝克小姐冲着刚从厨房端上来的四杯鸡尾酒说，“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做着严格的训练。”她的男主人一脸怀疑望着她。

“你在训练！”他一口就喝完了他那杯，好像杯子里只是一滴酒似的。“我实在难以想像，你是如何做好事情的。”

我瞧着贝克小姐，疑惑着她所“做成的事”是指什么。我用充满欣赏的眼光望着她。她是一位窈窕身材，胸部坚挺瘦小的姑娘，身板很直，而由于她总是像一个军校学生那样高挺着肩膀而使这一点尤为突出。她的一双已熟悉了阳光晒射的灰色眼睛也好奇而又友好地回望着我，那是一张怡人、自傲且苍白的脸。我蓦然想起我以前在什么地方遇见她，或者是她的照片。

“你住在西卵镇吧，”她有点蔑视地说，“我认识那儿的一个人。”

“我谁都不认识——”

“你一定认识盖茨比。”

“盖茨比？”黛西紧接着问道。“哪个盖茨比？”

没等我说他是我的一个邻居，就听有人喊吃晚饭了。汤姆也不等我说，就牢牢地用他那胳膊挽着我，从屋子里一起走了出来，似乎他正在挪动棋盘上的一个棋子。

两个年轻女人用手轻抚着自己的臀部，柔弱懒散走在我们的前面，走过了房间我们来到了瑰红的前厅，那儿被夕阳的光辉普照着，摆放在饭桌上的四根燃着的蜡烛，由于风势的减弱而发着抖动的光芒。

“为什么要点上蜡烛？”黛西皱着眉头反对说。她用手指将它们弄灭了。“再过两周的光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就要到了。”她一副灿烂的面容望着我们三人。“你们是否总是很在乎这一天又对它充满怀念之情呢？”